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天下文章

● 李贯通 / 著



天下文章

李贯通 著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文章/李贯通著

tianxiawenzhang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487—7

I .天…

II .李…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1172

天下文章

tianxiawenzhang

© 李贯通著

责任编辑:王虹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2.75

版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3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487—7/I·1172

定价:2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李贯通,1949年10月生,山东鱼台人,1982年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小说集多部,部分作品译成英、法、阿拉伯等文字。曾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等二十余种奖励。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迹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话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乐园.....	(1)
庸常岁月	(17)
谁的误区	(36)
又见烟云	(51)
天下文章	(68)
天缺一角.....	(139)
堤之惑.....	(196)
绝药.....	(249)
无药.....	(304)
一个牛音萦绕的夏季.....	(338)
跋:寻梦者的踪迹	费振钟(386)
附录:李贯通主要作品目录	(398)

乐 园

这里原是荒野中的一块赋闲的坑塘。四周无坟无垣，平坦如夷，怎么就平白地生出一个坑塘来？这是上数几辈的人也不得而知的事了。说来也是缘分，县城内的地皮太贵，或者说谁叫我囊中羞涩呢？那天细雨酥酥，薄雾蒙蒙，正是个无可奈何的天气，也不用雨衣雨靴，赤脚走入了城南的原野。

独步泥泞，遍身湿润，左右芬芳，别是一番世界，心中那股俗怨俗懣慢慢消失。就在这个时候，听见有女人在唱：

天苍苍，野莽莽，
风吹草低见牛羊。
牛羊无家有处找，
世人有家无处藏……

我循声而去，并无一人，意外地发现了坑塘，唱声也戛然而止。面对坑塘，犹如邂逅睽违已久的老友，心头一热：正是我安身立命的处所啊！

赋闲的坑塘，自然便宜，七分大小，仅仅用一千五百元便买到了手。县城的人也知道作家只不过是个虚名，其实挣不了几

两银子，“帮帮作家吧！”同学们奔走相告。有朋友从矿上买了煤，以煤易砖易瓦，为我省了一大笔钱；一位爱好文学的砖瓦厂长挥手之间把那半个废窑许给了我，填坑不再发愁；我的表弟带着他那支小小的建筑队伍闻讯而至……轰轰烈烈过了七天，这原野上垒起了我的安乐窝……

初秋的月亮，浑圆洁净，里边的阴影婆娑欲出。大地竟如无边之舟，在泔泔水底潜动如螺。万物都披了水光，鸟的声音蛙的声音蚰蚰的声音散散淡淡，都是湿漉漉的鲜嫩。夜深一更，地上浮出了一道乳色的雾带，高及我的胸、妻子的肩、女儿的额。雾带如河，像要浸漫过来，女儿有点惶恐，忙把院门掩了，随之又笑了。这是搬进新居的第一个夜晚。这个新家除了我们三口，除了几只嗡嗡嘤嘤的蚊子，找不到任何一个生命，哪怕一棵小草、一只蚰蚰。女儿睡了，她也有了自己的房间。我和妻子还在院子里聊天。夜深二更，院子外有了簌簌的响，我开了门，迎來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竟然是裸了上身！仿佛荆条编成的人，瘦骨历历，叫人不忍目睹；一副干瘪乳房薄如饼子，乱蓬蓬一头银丝……我禁不住心头一痒。妻子在后面抱紧了我的肩。

“栽几竿竹子吧！”老太太声音尖细如蚊，从肩上放下几竿修竹，迈动辣椒似的小脚走了。出门时又说：“咱们是邻居。”老太太一直向南，融进那道雾带里。

我们就栽了竹子。

我们也说不清，为什么像信奉上帝一样信奉这位神秘的老太太。

虽然是被称作“秋老虎”的热天，竹子并未见蔫，活得苍苍翠翠。这一汪绿色给我们的新家增添了生机。妻子又买了一只公鸡四只母鸡，从朋友家里抱来一只猫，我们的家渐渐完整了。住了一星期，又发现院墙的石壁还没有喂缝，张着无数奇形怪状的

黑黢黢的嘴。这天夜里，我找来了砂灰，和妻子一道给石壁喂缝。刚蹲在墙脚下，裸了上身的老太太又来了。

“留着墙缝好，别喂了！”老太太看看竹子走了。

我们就不再喂缝。

老太太是什么人呢？

次日凌晨，我和妻子到附近查看了一下，没有一户人家，连一口小小的庭园屋舍也没有。我们明知是没有邻居的，可这老太太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大约过了十天，也是在夜深二更许，老太太叩开了我家的门。她怀抱一棵无花果，无花果的根部连带着水桶大小的土疙瘩，外面用蒲包裹着。

“种上这棵无花果吧！”老太太拂拂胸前的土，出门去了。

我到屋里拿了手电筒，去跟踪老太太。夜影魑魅，老太太南行几十步就没了踪迹。这时天上传来一声鹤鸣。妻子惕厉而低微地说：“她到底是谁呢？是人？是鬼？是神仙？是精神病人？”

我笑道：“也许是刚刚飞过的那只鹤……你放心，我看得出她是好心肠。再说，只要咱们有浩然正气，一切邪恶都近不得身。你再想想，咱家如果真有这样一个老太太，有什么不好！”

妻子说：“也真不错。”

我说：“好了。现在，老太太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叫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种上了这棵无花果。

去抱无花果的时候，我惊愕良久。那裹了蒲包的土疙瘩足有百斤沉！而老太太又是这般瘦弱！

种上无花果之后，我有些忧虑，现在不是种植它的季节，对它并不抱有希望。事实上，十四天后，开始收获。无花果的果子密如繁星，熟透了的果实呈紫褐色，淡绿色的肉撑破了皮，令人馋涎欲滴。收获是由女儿负责的。每天清晨，雄鸡高啼的时候，

女儿开始摘果实，能摘到二十多颗。揭去皮放进嘴里，鲜美极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竟成了我们家的一样早点。有几回蜂窝煤炉灭了，我们每人八颗无花果、一杯豆奶粉作了早餐。中医书上说，无花果开胃止泻，我们一家对它是信服的。搬来之前，夏秋季节是女儿的“克季”，几天闹一次肚子，吃不完的药，打不完的针，女儿因此苦夏又苦秋。吃上了无花果，女儿的肚子成了“铁肚子”，越是夏秋季节越是水灵了贪长了。我跟妻子说：“算算给咱们节约了多少药费吧！”

我们家的鸡并没有鸡圈。家里没人，鸡在阔大的院子里转悠；我们在家，就敞开门把鸡放出去撒欢觅食。起初，担心鸡把无花果叼了，女儿也曾把小猫放在无花果上吓唬鸡，观察了几天，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鸡喜欢卧在无花果下乘凉，无花果的果子碰到了鸡冠子，它们眼也不眨。猫干脆卧在无花果下和鸡相依相偎，相视无语。猫不时来点小动作，用爪子或者尾巴拂拂鸡的翅膀，鸡便闭了眼假寐。鸡在土里搔食，猫的爪子也在地上穷刨，引得鸡咯咯地笑上一阵。

妻子说：“谁家有这么懂事的鸡呢？”

女儿说：“谁家有这么懂事的猫呢？”

无花果生命力很强，一场雨疯长一次，疯来疯去，铺展成一个绿色的云朵，女儿的同学羡慕我们家有一棵无花果，下午放学，女儿领来了一支小队伍，女儿便把摘果实的时间改为日落之前，让她的小伙伴都能体验到那份欢乐。妻子把果实带给了她的女友，也不知她们从哪里听说无花果美容，每天晚上临睡时吃半个果，用另外半个在脸上一遍遍地擦，直到果子擦光。妻子和女友们相互注视着彼此的容颜都叫有了神效，那欣喜之状仿佛真的年轻了十岁……

秋末和冬季，每当我从写字台前直起身，女儿完成了作业吹

着被钢笔挤扁了的手指，妻子拾掇好家务，我们就去野外“劳作”：串杨叶，捡枯枝，刮坑逮鱼，深翻废弃的地角，为与我们的家为邻的沟渠清淤……我当过十年农民，妻子也下乡多年，农村与农活给我们怀旧的激动，给我们生存的热情。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的决策叫我们懂得什么是土地什么是人，什么是真正的自然，什么叫作在原始的环境里养活自己。我们买的这个坑塘并不规则，院子砌得却是方方正正。院子外，撇下三角形的两块，约有一分半。我们整治好后，种上了小麦。现在化肥多了，人们对牛羊粪已不怎么看重。晚饭后去散步，有时兜里装几个大点的方便袋，在河堤在沟渠就能轻易地捡满，撒在那两块小小的麦田，心里就开始丰收。牛羊粪是庄稼的好肥料，除了青草味，没什么异味……凋零的季节，过得依旧充实、舒畅，何况，还有那几场大雪！玉宇皆白，原驰蜡象，“从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女儿带着小猫在院子里塑雪人，我与一班不约而至的朋友抱定了炉子，筛一壶热酒，炒几样小菜，虽是海阔天空，却也心静如月……

那个雪夜，我正为一篇文章伏案，妻子在看电视剧。荧屏上有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拄杖在雪地里彳亍而行，妻子失声叫道：“会不会是她？”

我说：“怎么可能是她呢？她怎么会上电视？”

妻子关上电视说：“但愿不是她……她好久好久没来了！”

我的心禁不住凄凉了：“自从送来无花果，她再没来过。”

妻子说：“也不知是不是还活着。”

我说：“她肯定还健在。”

妻子说：“也不知她有没有棉衣。”

我说：“你只想着她活得很好很好就行了……”

过春节的时候，我们给那位神秘的老太太盛好了水饺，放好

了筷子，点燃袅袅一柱清香，衷心为她祈祷……

在我们的家园，冬天说走就走，春天说来就来。春风荡漾，春雨滋润。一夜之间院子里窜出十几个竹笋，串出六棵无花果。我们又是浇水，又是施肥。

妻子说：“这是个吉利的日子！”

我说：“从城里搬来后，哪个日子不吉利呢？”

妻子说：“我有预感，那个老太太今天会来！”

妻子的话果然应灵了。夜深二更，老太太来了，不畏春寒，依然是裸了上身。

“种上这棵葡萄、这些种子吧！”老太太左手递过一个纸包，右手递过一棵一米多高的葡萄苗。妻子从屋里取回一件毛衣，塞进老太太怀里。老太太说：“我用不着，我这样好！你们也会这样的。”

我说：“天太黑，我送您老人家。”

老太太说：“能独来，就能独往，送都是越送越远。”老太太又是南行几十步，没了踪影。

我们就种上了葡萄，种上了菜种：豆角，丝瓜，萝卜……

那时电扯了过来，自来水还没有通，我们自己打了一口压水井，砌个浅浅的水池，不急不躁地压着，觉得满有味道。一早一晚的空闲时间，全家动手，在菜园里精心莳弄，其乐也融融。

那天早晨，女儿起床后就去浇菜，突然一声尖叫，拼命似地撞进我们房间，脸色蜡黄，手向外指着，话也说不出。我出去一看，只见一条红花蛇盘在水池旁。我们这一带没有毒蛇。红花蛇翘了翘头，复又坦然地盘着。我是个不怕蛇的人，当农民的时候，在稻田地里干活，哪一天也要碰上十条八条。碰上也不作理会，蛇干蛇的事，人忙人的活。在河里渠里捞鱼摸虾，把蛇当成鳝鱼抓上来的事也常发生。这种情况都是远远地把它抛了。

有一次我母亲拔稻秧，一条大绿蛇缠在她的脚踝上，母亲吓昏了。盛怒中我用一根柳枝从头至尾穿透了它，插在坟上让日头晒焦。母亲醒来后，抱怨我做得太绝，母亲说它是神虫，专门会在夜里报复。

我挥手跺脚，想把红花蛇轰走。红花蛇不理睬，赖着不走。我要砸死它，妻子拦住了，她抱出猫，请猫对付它。女儿夺过猫，贴住脸，心疼地说：“它的武功能斗过蛇吗？”

我笑道：“它的武功厉害。再说，还有我呢！”

女儿狐疑地放开了猫。猫窜过去，在蛇跟前蹲下来。蛇警惕地把头高高翘起，紫色的信子闪电似地烁动。猫是一副鄙夷的神态，一只前爪迅捷地朝蛇头上拍了一掌。蛇也迅捷地一缩，像是死了，喘息个三五秒，出其不意，箭似地一射，又弹簧般地收回来。蛇并没有碰到猫的一根毫毛，看得出，蛇并不是不能碰到猫，蛇只不过是应酬，只不过是象征性地表示表示。猫不再动，迷离着眼沉静地欣赏着蛇。蛇也沉静下来凝视着猫，只把尾巴微微摆动，信子再不吐露。正在这默默之际，那只公鸡仗着人势、猫势，咯咯乱叫，炸开了脖子上的羽毛，拉出了向蛇进攻的架势，却是仅作逡巡，不敢动真。猫冲着公鸡一声呵斥，公鸡跳到一边搔食去了。猫连连打起了哈欠，索性卧下睡起来。蛇觉得无聊了，慢慢向墙头爬去。

女儿说：“它要跑！”女儿踢醒猫，猫懒懒地看看蛇，又漠然地睡了。

妻子说：“它要钻到墙壁缝里去！”

我说：“砸死它！”

妻子说：“别砸，把它扔出去，要不……”

犹豫之中，蛇雍容悠游地钻进了墙头的石壁缝里。红色的尾巴在洞口摆了摆，与我们作别，瞬即滑进去了。女儿开始埋怨

我，妻子也跟着唠叨。我说：“怕什么呢？权当它是一只蚯蚓。”

女儿说：“它明明不是蚯蚓呀！它是蛇！农夫和蛇的故事你不知道？”

我说：“这是无毒蛇。”

女儿说：“无毒蛇也是蛇。我有个好办法，把石壁缝堵上！里里外外全堵上。”

妻子说：“不用堵，有位老太太不叫咱堵，咱就不堵，听老人的话没错。”

女儿说：“哪个老太太？她管咱家的事干嘛？”

我说：“你别多问了，你知道那个老太太是个非常非常有本领、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就行了。再说，你还不相信你的猫吗？刚才你的猫武功多好！它根本不把蛇放在眼里，你还怕什么？最重要的是，它是无毒蛇。”

妻子女儿不再多虑了。妻子笑道：“咱们好好的家，它不该来搅和。”

妻子的话能有多少道理呢？这里本是原野，一方静静的原野，是我们把家安在了原野，而不是原野把自己安进了我们的家；原野不单是因人而存在，也因蛇而存在，蛇既是原野中的一个家族，也同别的族类一样，又是原野的主人；蛇愿意与人平安相处，而恰恰是人，乐于奴役异类，独霸原野；原野原本泱泱无际，普天之下，莫非原野，人在践踏着，蚕食着，人的行为早已超出了生存的极限；人尚不清楚，天下失去的是原野，人失去的却是自己……

红花蛇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了，或者说成了这个家中的一员。它似乎很忙，也许是自视太高，也许是过于羞怯，十天八天才有一次“现形”，与大家见个面，稍作盘桓，迤逦而去。妻子和女儿由惊恐变得坦然处之，如遇路人。红花蛇颇为自觉，懂得分寸，